

金秋时节菱角香

着细微的小水泡，将菱叶摆弄得左右漂浮。温庭筠的《南湖》就描写了如此清新秀美的景色，“湖上微风入槛凉，翻翻菱叶满回塘。野船著岸恨春草，水鸟带波飞夕阳”。

菱，属菱科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产于中国，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。《尔雅》云：“菱，今水中菱。”《离骚》曰：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《嘉泰会稽志》载：“楚谓之菱，秦谓之解后，越人谓小者为刺菱，大者曰腰菱，四角三角曰菱。”菱角品种繁多，以颜色分有青菱、红菱、紫菱、乌菱等；从角数分则有四角菱、三角菱、两角菱、无角菱等。菱很有个性，它在夏季的夜里开花，白天闭合。花小色白，开得颇为灿烂。在月白风清的夜晚，只见洁白的菱花被绿叶衬托着，静静地簇立清水中，轻风拂过，花儿在月光下浮动，飘来了似有若无的淡淡清香。

菱花谢了便沉入水中孕育果实，初秋开始结角成熟。民谚说：“清明种菱，立秋收嫩菱，秋分霜降收老菱。”菱角果实为坚果，垂生于密叶之下的水中，须全株拿起来倒翻，才能采摘，又称“水中落花生”。采菱在许多文人笔下是一件浪漫美好的事情，白居易的《看采菱》：“菱池如镜净无波，白点花稀角采多。时唱一声新水调，谩人道是采菱歌。”诗人表达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农人的赞叹。李白的《秋浦歌》描写的是夜色里的江南水乡，两情缱绻的青年男女踏歌采菱的浪漫情景，“绿水净素月，月明白鹭飞，郎听采菱女，一道夜歌归”。南宋理学家朱熹的《采菱舟》：“湖平秋水碧，桂楫木兰舟。一曲菱歌晚，惊飞欲下鸥。”动静结合，写得那么美妙。我们经常吟唱的《采红菱》歌：“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，郎有心，妹有情，就好像两角菱，从来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。”趣味盎然又甜蜜清新。采菱看似浪漫实则艰辛，它是个技术活儿，且不说这三伏天有多晒，采菱人既要掌握平衡稳住那个乘坐的木盆，又不能碰断菱茎，手中还要忙着采摘，如果不小心就会人仰盆翻，白费功夫。童年时，我也曾跟着大人去采摘，好几次差点掉进河里。

中国人食用菱角历史悠久，古时人们多用它代替粮食。宋代苏颂的《开宝本草》谓：“江淮及山东人暴其实以为米，代粮。”母亲当年种植红菱，除了采摘后卖掉一些贴补家用外，剩下的都给我们当零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菱角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，更是果腹的感动。菱角可生吃，也可熟食。采摘下来的菱角清水洗净后，一咬开，菱肉雪白，那种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

丝丝的感觉令人唇齿生香、沁人心脾。煮熟的菱角另有一番风味，口感香糯甘甜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新出之栗，烂煮之，有松子仁香……新菱亦素月，月明白鹭飞，郎听采菱女，一道夜歌归”。南宋理学家朱熹的《采菱舟》：“湖平秋水碧，桂楫木兰舟。一曲菱歌晚，惊飞欲下鸥。”动静结合，写得那么美妙。我们经常吟唱的《采红菱》歌：“我们俩划着船儿采红菱，郎有心，妹有情，就好像两角菱，从来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。”趣味盎然又甜蜜清新。采菱看似浪漫实则艰辛，它是个技术活儿，且不说这三伏天有多晒，采菱人既要掌握平衡稳住那个乘坐的木盆，又不能碰断菱茎，手中还要忙着采摘，如果不小心就会人仰盆翻，白费功夫。童年时，我也曾跟着大人去采摘，好几次差点掉进河里。

中国人食用菱角历史悠久，古时人们多用它代替粮食。宋代苏颂的《开宝本草》谓：“江淮及山东人暴其实以为米，代粮。”母亲当年种植红菱，除了采摘后卖掉一些贴补家用外，剩下的都给我们当零食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菱角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味的享受，更是果腹的感动。菱角可生吃，也可熟食。采摘下来的菱角清水洗净后，一咬开，菱肉雪白，那种水灵灵、脆生生、甜

萧瑟下的新生

时，竹叶已然脆生脆生，戴上手套往前一捞，叶片刷刷掉下。一枝、两枝、三枝，捆上几把，扎实、勒紧。红色的藤蔓圈圈，缠绵于竹枝上。塞进打磨好的竹竿，反身把竿往地下狠狠敲几下，一柄竹扫帚就制成了。新做的竹扫帚把喇喇带着响，摩挲在小院的地上，落叶、枝丫唱着一首新生的歌。竹林从不委顿，竹子即使伐下，也不颓然，或制竿，或编织成器，以另一种样貌，充斥在老屋院子的各个角落。

我想，竹子是有些骄傲的吧。它不曾败于秋风，也不愿荒芜在这个农家院落，更多的是，活在了诗人的诗意中。每当透过小窗，看到屋外竹影婆娑，不由得让我羡慕起白居易的竹窗来。白居易曾造访辋川，始终难忘那一丛从溪谷青竹。等到他终于结束长期的羁旅生活，返回长安，立时在新居里种竹，并将北侧房檐贴竹而建，留小窗，任其疯长。从满是刀光剑戟的朝廷回家，于竹窗下脱下久汗的官服，放一张六尺小床，躺下听风、赏竹。清风拂来，惬意悠闲，便是伏羲也难胜过他的自在。多年的漂泊，他终于踏上了长安的土地。他满足地享受当下的竹窗，这是在霜雪寒冬的萧索中走出的安然。不同于以往的愤懑难平，管他秋风凛冽，他安之若素。他如竹一般，以不屈的心，笑对秋风横扫，在那个萧瑟的时局下，写下自己的篇章。

小院仍在，竹窗里诗人已然远去。而馋嘴的我，也曾妄想在竹窗下寻一点鲜活。穿过竹林，我手把小锄，在林中寻寻觅觅。终于看到林中一角，隐隐露出一根笋尖。扒开厚厚黄叶，刨、挖，新笋带着倔强，怀抱黑土。看着半截仍在土中的新笋，我微微有些泄气，又隐隐感动，仿佛看到它蓄着一股力，等着某场秋雨，破土而出。这不顾一切的力量，澎湃着生的喜悦，怎会在乎春秋！提着空空的竹篮，踩在初秋的黄叶上，我的心满溢着，期待下一场新生。

潇潇黄叶，终抵不过那片盈盈的生机。竹窗下，早有悄悄伸展的新笋，深埋于地底，一点一滴。不知老屋的林间，是否已有小笋露头？

老家的大锅菜

现在农村人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腰包也鼓起来了，热情厚道还跟以前一样，只要谁家有了红白事，街坊邻居知道后纷纷前去帮忙。主家会杀一头大猪，或到集市上买两扇猪肉，请来做大锅菜的师傅。师傅根据主家估计的人数，开出做大锅菜的菜单。做出的大锅菜不多也不少。既不会给主家浪费，也不会不够吃。主家富裕一些的，大锅里增加了木耳、蘑菇、粉皮、酥肉、排骨，有的还有海参、鱿鱼等，既保持了传统风味，又大大提高了大锅菜的质量；主家不富裕，会因陋就简，变着花样做，但味道绝对是一流的，不会让主家丢面子。

农村人喜欢吃大锅菜，喜欢的是用最常见的食材放在一起慢慢煨煮出来的浓厚滋味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把无数平常而琐碎的日子串联起来，用一颗细致的心，把它品味得有滋有味。不同的菜放在一锅里炖，虽然各有各的味道，但在她的过程中它们却有了许多的变化，它们彼此将对方的精华吸收进来，丰富了自己的味道，这许多菜，就这样既独立又紧密，既张扬又包容，互相取长补短，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的味道。想一想，大锅菜不正正如农村人骨子那股子坦荡直白、淳朴憨厚、友善相处、虚心善学、宽厚包容的性格吗？

大锅菜虽然上不了大雅之堂，但却是农村人割舍不下的乡愁。无论生活条件多优越，对大锅菜的情结始终难以忘怀。

■ 李桂林（山西）

在我旅行的长青树上，永远生长着壶口瀑布这片碧绿鲜翠、光泽闪烁的树叶。

1997年，香港在全国人民的殷切期盼中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为了给祖国献礼，柯受良做出了飞越壶口瀑布的挑战。壶口瀑布两岸陡峭，水流湍急，河水从20多米高的崖上一泻而下，千里黄河被一壶收尽。仅站在瀑布边，人们就已经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6月1日这天，水流湍急，水柱成柱，水势汹涌，水声震天！瀑布两岸，早已是人山人海，人声鼎沸！6万多张门票，销售一空，两岸观众多达10万余人。

为了寻找最佳的飞越位置，柯受良先后进行了三次尝试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柯受良一脚油门踩到底，13点19分，伴随着汽车马达轰鸣声，黄河上空划过了一道银色的弧线，如离弦利箭，如瞬流星，如脱缰骏马，如俯冲雄鹰，柯受良驾驶汽车在瀑布上飞越而过。顿时，春雷般的欢呼声，震天地的锣鼓声，奔腾急的瀑布声，交织在一起，久久回荡在秦晋大峡谷。

此刻，一直紧紧盯着电视荧屏的我，和众多观众一样，早已是心潮起伏热血沸腾！我为自己不能在现场见证这场飞渡黄河天堑的壮举而深感遗憾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去吉县壶口瀑布观景！当年金秋的一个下午，我来到了心驰神往的壶口瀑布。还未靠近，就听到那震耳欲聋的瀑布奔流声。下车后，我一溜小跑来到瀑布前，痴痴望着大自然的这一奇景。奔流不息的黄河，在这里骤然收束，狭窄如水壶之口，故称壶口。黄河之水，从落差二三十米的悬崖上咆哮而下。再看两岸，悬崖高

晴耕雨读的智慧和

■ 袁秋茜（上海）

好不容易等来假期，原想着和朋友出去玩，赏风景，可奈何天公不作美，每天都下着不停歇的雨，着实叫人郁闷。潇潇梅雨断人行，我亦是被雨困住的人啊，不禁长吁短叹起来。正在我百无聊赖之时，母亲打来视频电话，她乐呵呵地问我假期怎么过的，我噘着嘴，向她抱怨着外面的风雨，毁了我的假期。母亲听后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“闺女，你看我在干什么？”我定睛一看，母亲正叠着我的旧衣服，我的房间被她整理得很干净。她不急不缓地做着手里的事情，温柔地说道：“傻孩子，下雨天有什么不开心的。哪能天天是大晴天，那样我不得天天在田里干活，忙东忙西，可没有这个闲情逸致替你整理这些旧衣服，也没时间和你优哉游哉地聊天啊……”

我听着母亲的话，忽然明白她开始为啥会笑我了。原来我眼里坏我行程的雨天，却是母亲难得放松的日子。前阵子农忙，她要收小麦、收油菜籽，还要插秧、种豆等，忙到没空接我电话，而现在接连下雨，自然没法去田里干活，母亲就可以趁机在家歇息。

想到这些，我的眼前浮现起幼时在母亲身边的情景。那时每逢下雨，母亲就会在家里忙些好吃的。有时候是包饺子，有时候是摊煎饼，那些我在晴天吃不到的美味，在下雨天会出现在餐桌上。我曾有一段时会盼着下雨，盼着母亲

闲在家中，那样我就可以得到母亲的陪伴，吃到她做的美食。我喜欢听着外面的雨声“滴滴答答”，绕着灶台转，等着母亲摊的鸡蛋饼出锅，闻着香味垂涎三尺。那时候的我，满眼的期待，满心的欢乐，丝毫觉得雨天讨厌。

母亲总是笑我是个“小馋猫”，但每次好吃的一出锅，她就先用筷子夹给我尝尝。一边嘱咐我“小心烫”，一边又会盛出锅里的好吃的，让我趁着雨小，送给邻居婶婶和屋后住着的奶奶。母亲说，农忙时顾不上做好吃的，雨天得闲做些好吃的，要分享给别人，让大家的心里暖和起来，日子才有滋有味。幼时的我不懂母亲说的话，但随着年龄渐长，我才慢慢懂得母亲的善良和仁慈，她让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温暖，即便在雨天里，也会有晴空万里的心情。

与母亲通完电话后，我的心情明朗起来。我拿起了书架上的书，坐在窗边安静地读着。一字一句，一行一篇，窗外的雨声不再令我觉得厌烦，我浮躁的心变得很平静，整个人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。我想起了早前读书时看到的一个词“晴耕雨读”，晴天在田里耕耘，雨天在家中读书，无论何时，都要找到自己的心安之事，善待每一天。

此刻的我，虽然和母亲相隔甚远，吃不到母亲在雨天为我做的美味，但我领悟到了母亲生活的智慧。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，母亲都有自己的事情做，不荒废时光，不忽视身边人，尽自己所能，过好日子。我深深地感谢母亲，感谢她对我的疼爱，以及她的言传身教，让我懂得晴耕雨读的生活哲学，不辜负每一寸时光。

2020年10月1日，是中秋、国庆节合一的美好日子。这天，我们全家和老友一家结伴同游壶口瀑布。几年来未见，壶口又换新颜。两道古朴典雅的墙，让人感觉仿佛来到了哪个庄园。墙上悬挂着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壶口瀑布彩色巨照，并配以精美隽永的诗词，图文并茂，令人遐思。

更让人称奇叫绝的是，在激流奔腾的壶口，架起了坚固易行的壶口观景铁桥，成了景区独特奇异的景观！

我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，由于受上游接连降水和水库泄洪的影响，瀑布形成了“水岸齐平”的壮美景观。只见滔滔波涛奔腾而下，激起了一团团白色水雾和烟云，气势磅礴，气壮山河，气贯长虹，气吞万里如虎！真是：千里黄河一壶收，壶水滔滔狂奔流。昔日从我眼前过，此刻在我脚下流！此刻，我想起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——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！

我多想化作母亲河里的一滴水，为伟大的母亲河歌唱！

■ 陆漪（江苏）

在河流纵横交错、水系发达的家乡，沟河里长满了各种水草，其中就有菱。它们群聚而生，择水而居。春一点头，碧水盈盈的池塘里，红菱便悄悄地从水底冒出，潜滋暗长，开始了它们又一次轰轰烈烈的生命轮回。根根长藤上衍生着许多细微的小棵菱叶，渐渐地菱叶长大了，变成了另一株菱角苗。红菱的生命力极其旺盛，繁殖速度快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满池塘里都是红菱那肥厚的菱盘，成了一张硕大的绿毯。菱叶下，不时有调皮的小鱼在水下浮动，冒

■ 于春林（辽宁）

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不知不觉中一枚枚秋叶飘落下来，有一枚居然落到我的肩上，那经霜染似的叶子斑斓有致，还略带一丝苍凉的韵味。

我扭转头，深情地望着它，心头掠过一丝感伤，但随即被一股清新的味道所诱惑，仿佛秋花、秋果揉碎混合的浓烈幽厚，令人无法忘怀！

唐代戴叔伦“日暮秋风起，萧萧枫树林”的诗句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秋天。其实，我更倾心家乡秋天的味道，它不但比城市秋天的味道更浓郁，更有趣，还散发着淡淡的乡愁。

在乡下，朝暮、四季都有其独特的味道，尤其秋天。清晨，那味道顺着门缝钻进来，一推开门，五谷杂粮的醇香、果实的芬芳，还有草粒碰撞的味道一起扑面而来。“天风绕月起，吹子下人间”，那时啊，院子里天竺牡丹绚丽多姿的模样，仿佛超脱尘俗一尘不染的艳

人间秋实秋味怡情

丽；牵牛花爬满了竹篱笆，开得热闹。紫色的、浅红色的，各具形态；矮墙下的菊花千姿百态，绚丽夺目，白的、黄的争妍斗艳，互不相让。一时间鼻翼间充盈着馨香的味道。

而此刻，乡村的视野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，空气中也满是香甜。籽粒饱满的石榴咧着大嘴，满口的晶莹剔透，在树间遮遮掩掩，低首含羞，那红红的籽粒明眸善睐，我的嘴角边洋溢着一股酸甜的味道，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石榴果实的诱惑；室外的窗台上摆满了大小不等、颜色各异的南瓜、倭瓜。它们圆鼓鼓，壮实的模样着实令人喜爱；红红的辣椒，一串串鲜红地挂在屋檐下，像燃烧的火焰，喜庆欢喜；斑斓的豌豆角、紫色的小茄子、青白的萝卜……上了矮墙，上了房顶，奶奶说，这叫“晒秋”，是我们家乡一道的风光。奶奶没有文化，她说不出很美的词儿来，但我知道，家乡秋天这道“靓丽”的风景，它们是父亲母亲辛勤劳动的结晶，是农人秋天的盼头，也是一种质朴和美好的情感，这种情感里有对生活的追求和满足，充满了人间烟火味！

千百年来，四季更迭，时光荏苒，乡村的秋天依然秋香醉人，浓郁的风情令人眷恋。它像一幅风俗画鲜活、立体地垂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眼前，金色的秋风中，潮湿的泥土味混杂着，酿成了独特的秋的味道，只要轻轻地吸一口，就足以让人如痴如醉，心驰神往。

秋天的味道是无法释怀的。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人们对秋天的迷恋依旧，也为生活带来了些许的慰藉。

现如今，秋花依旧盛开，果实还是那样香甜。金秋起舞，味道甜美，萦绕着淡淡的乡愁。我从城市走进乡村，在家乡寻觅秋的味道，把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人间喜悦，秋味怡情。